

Samuel Butler

The Way of All Flesh

# 众生之路

SWINSHARE  
Foreign Classics

外国文学名著文库



[英] 塞缪尔·巴特勒 著

黄雨石 译

华夏出版社

Foreign Classics

外国文学名著文库

*The Way of All Flesh*

Samuel Butler

众生之路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众生之路 / (英) 巴特勒 (Butler, S.) 著; 黄雨石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 1

(外国文学名著文库)

书名原文: The Way of All Flesh

ISBN 978-7-5080-4470-5

I. 众… II. ①巴… ②黄…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8377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bookstore.com>

装帧设计 陆智昌

策划统筹



楚尘文化

## 众生之路

---

|       |                                      |
|-------|--------------------------------------|
| 作 者   | [英] 塞缪尔·巴特勒                          |
| 译 者   | 黄雨石                                  |
| 责任编辑  | 邱 林                                  |
| 特约编辑  | 蔡荣建                                  |
| 美术编辑  | 胡 柳                                  |
| 出版发行  | 华夏出版社<br>(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 100028) |
| 总 经 销 |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
| 印 刷   |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635mm×965mm 1/16                     |
| 印 张   | 27.5                                 |
| 字 数   | 450千字                                |
| 版 次   |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080-4470-5               |
| 定 价   | 25.00元                               |

---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惊世骇俗的巴特勒

黄雨石

—

上天作证，我决不敢拿自己和《胡底布拉斯》的作者<sup>①</sup>相比，但尽管如此，如果我的作品在我死后获得了成功——这或许可能，或许不可能，我完全无从得知——不管怎样，如果真获得了成功，我希望大家了解，它们在我生前所以失败的一些十分明显的理由，我是完全清楚的，对这个结果我在开始写书之前便已有所准备，而且经过考虑，觉得那并不足以使我就此搁笔。我攻击的是一些乖张而又强大的人物，同时我完全是孤军作战。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不愿忍受无聊生活的折磨，不愿浪费掉自己的时间和压制自己的乐趣。我的钱完全足够我维持生活，我宁愿撇开，除极少数例外，所有的当代人，而对我的后代讲话……后代人必然会以公正的态度来倾听一个人的倾吐，但如果这个人所攻击的是当世的既得利益者，那他自己的时代是绝不可能那样对待他的。我却是同时攻击了两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教会和科学）。对一些根本不愿理睬你的人有什么话好讲呢？我一直是在对下一代讲话，因而有许多话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才能让人觉得中听。任何人，如果希望能长时期站住脚，他便必须尽可能牺牲掉眼前的听众，以便赢得日后数量更多的人群的赞赏。除非他全然无所畏惧，言无不尽，他是不可能赢得后代人的尊敬的，而如果他真要那样做，那不管他自己如何力图避免，也必然会随时踩着和他同时代生存的许多人的鸡眼。他因而绝不能期望这些人会对他加以扶持，而在一定的时间中，他们只会想尽办法

---

① 塞缪尔·巴特勒（1612—1682）：英国诗人。他的一部讽刺当代宗教分裂局面的长诗《胡底布拉斯》，差不多是他留下的唯一作品。

使他全然默默无闻，那倒是完全不足怪的……<sup>①</sup>

我所走的，不是抱住大人物的粗腿，而是自己进行战斗的道路。这样一个人，除了等待别人以他们所能想到的最为有效的办法使他哑然无声之外，还能抱有什么别的希望呢？以我现在的处境而论，他们一直是想着最好假装我这个人根本不存在。<sup>②</sup>

这是塞缪尔·巴特勒在他题为“我和我的书”和“致歉”的《笔记》中所讲的两段话。在这里我们感到了——一个生性执拗、头脑清醒、然而不见知于当世的人所经历的孤独和凄凉的况味。

但这无疑只是一种走在众人前面时所感到的孤独，对整个社会的积极关怀和对自己发出的呼声的坚强信心绝不会使他真有任何凄凉之感。他多次提到他从这种写作中获得的乐趣，显然绝非虚语。

巴特勒的作品全部都是他自己出资印刷出版的，这些书当然销售甚少，根据他一八九九年开列的一份清单，其中有些售出不过数册，最多的也不过五六百册而已。因自费印书他总共亏损将近一千镑，这在当时，特别以他的有限财力而论，应该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冷遇会在他心中引起何种反应，完全可以设想。《众生之路》是在巴特勒死后的次年，即一九〇三年出版的，它的出版也同样丝毫未引起任何重视。到一九一六年巴特勒研究者哈里斯还曾提到，自该书出版后“十三年来，塞缪尔·巴特勒已日益显现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一直是文学界的一件大事”<sup>③</sup>。

今天来读一读《众生之路》这部在英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想一想当时英国的现实情况，想一想这部作品完全切中时弊的攻击或讽刺，我们不能不感到它当时的出版真比得上一声晴天霹雳！但不幸我们同时又看到，当时这声霹雳却仿佛只是徒然在一片聋哑人的天空回荡！

英国伟大戏剧家萧伯纳也曾为此向他的国人发出无可奈何的呼声：“我们看到像巴特勒死后发表的《众生之路》这样一部对英国生活作

---

① 见亨利·费斯廷·琼斯编《塞缪尔·巴特勒笔记》（以下简称《笔记》，伦敦，A.C.法非尔德，1919年版）第159—160页。

② 同上，第374页。

③ 见约翰·F.哈里斯《〈埃瑞璜〉作者塞缪尔·巴特勒》（伦敦，格兰特·理查德公司，1916年版）中《导论》第18页。

出如此不同一般的深刻探索的作品竟然遭到这般冷遇，实在使人几乎不能不对整个英国文学感到绝望了！”<sup>①</sup>

巴特勒的一生正处于英国历史上的极盛时期——也就是被称为英国“黄金时代”的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这时英国国内在产业革命之后工商业正日趋发展，对外依靠自己的工业实力和原来靠海盗起家的海军优势进一步到处（特别是非洲——中国也是深受其害的国家之一）进行疯狂的殖民地掠夺，终于使大英帝国一时间成为所谓“日不落”的头号帝国主义国家。

然而，国内的经济发展和国外的“赫赫武功”并不能改变由历史造成的整个民族的愚昧状态，不，恰恰相反，大规模的对外侵略活动只能更进一步加深民族的愚昧。因为对异民族行使灭绝人性的掠夺和压迫，除武力之外，便必须以民族的愚昧作为必要的精神后盾，没有这种后盾，对外侵略是不可能长时期进行下去的。

更主要的是英国自黑暗的中世纪以后，随同其他一些西欧国家，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力图打破旧思想桎梏的运动，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整个社会生活始终未能脱离教会的控制，整个社会思想仍然为无数极端愚蠢无知的教士所掌握（如我们在《众生之路》中所看到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要去和那些教士谈什么自由思想或思想解放，那真正是与虎谋皮了。因为，谁也不会忘了，群众的愚昧无知实际是宗教赖以生存的不可或缺的空气和土壤。

我们常说，“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传统的英国社会对巴特勒来说更是生于斯，长于斯，而且他本人便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他却如何可能忽然对他自幼习惯的气味感到不可忍受，以致恨不能一举彻底粉碎那个旧传统呢？这种觉醒自然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他天生具有较敏感的头脑和较高的分析能力，他儿时在家中实际受到的难以忍受的待遇等等都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但其中最主要的应该说是他独自在新西兰度过的约五年的时光。

巴特勒，一如本书主人公欧内斯特，曾按家庭要求长时期为担任牧师职务作准备，但后来因在儿童受洗问题上发生怀疑，他决定拒绝接受圣职，没想到这一行为竟使他不但不能见容于家庭，甚至也不能见容于社会，因而他不得不于一八五九年（那时他二十四岁）独自往新西兰定居。他靠他父亲的钱买下一批羊，自己开办了一所他称之为“美索不

---

<sup>①</sup> 见萧伯纳《巴巴拉少校·前言》中《圣安德鲁·安德谢夫的福音》一节倒数第二段。

达米亚”的牧场，长期独自生活在自建的一所V字形茅屋里。在这里他终日所见除羊群外，便是一些戴着“花哨帽子”的朴实憨直的牧人，然后便是经常得和恶劣的天气及大风雪搏斗。原来长期陷于人事纷扰中的巴特勒，现在忽然来到这近于回归大自然的生活之中，他的头脑无疑会立即变得分外清醒起来。特别是在原来伦敦的环境中，他每时每刻所接触到的任何事物都无一不永远笼罩着或甚至整个包裹着一层旧传统和宗教迷信的迷雾，使他无法见到一切事物的本来面目，而现在来到这个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而且必须完全自食其力的新的天地中，那种迷人眼目的烟雾顿时一扫而空了！这新的环境、新的生活既已使他眼界大开，他也便不可避免地要一件件来重新估量旧日的一切经历。他于是便发现这里的生活和他原来所熟悉的英格兰生活竟是那样毫无共同之处，他更看到，除了他自己的那一套之外，别的人还另有一套生活习惯和社会习俗，有时他们更知道如何做会对他们更好。

总之，正像他的传记作者哈里斯所说，新西兰已教会他不再去相信传统的生活方式，并已传授给他一种强大的未曾加以歪曲的价值观。

## 二

巴特勒自称同时攻击了两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科学和宗教。他对于宗教的攻击主要见于《众生之路》一书和一些小册子中，这里拟简单讲讲他在科学方面的一些论争，这是他的生活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心问题是乔治·罗伯特·达尔文的进化论。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八五五年出版的时候，他刚到新西兰定居不久。据他自己说，因为他当时的住处“离最近的人烟之处”也有十八英里之遥，所以他经过“三天马背上的奔波”，才终于买回了这本书，读后他便“马上成了达尔文的最热情的拥护者”<sup>①</sup>。特别使他高兴的是，如果达尔文正确，那《圣经》的一切基本说法便绝对无法成立了。所以“在他看来，使世界皈依达尔文主义，这实际就是一次思想革命，而且人们能越快接受它，并使自己与之适应，越好”<sup>②</sup>。

---

① 原见于他的《无意识的记忆》一书。转引自上引《笔记》第39页。

② 见吉尔伯特·坎南《塞缪尔·巴特勒，评判与研究》（伦敦，马丁·塞克，1915年版）第191页。

但他和达尔文却又有重大的分歧。首先，《物种起源》的初版问世时，达尔文自称它是“一部麦基洗德<sup>①</sup>似的文献，在前人的作品中绝找不出它的父系或母系的血缘”，这一点巴特勒是难以接受的。他认为，达尔文的某些说法是有意抹杀早已存在的传统，埋没掉前人的成就，而且他还认为，在生物进化的基础这个问题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说，实际上比十九世纪初法国著名生物学家拉马克的后天获得性遗传说更后退了一步。<sup>②</sup>

为了说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和他对达尔文的反对意见，巴特勒前后除一些论文外共写了四部极有分量的专著：《生命与习惯》（*Life and Habit*, 1877）、《进化论今昔》（*Evolution Old and New*, 1879）、《无意识的记忆》（*Unconscious Memory*, 1880）和《生物变异的主要因素是幸运还是机智？》（*Luck or Cunning as the Main Means of Organic Modification?* 1886，简称《幸运还是机智？》）。这些书也都是自费印刷的。

关于他在进化论问题上的贡献，他自己曾作过一个简单的归纳（见《笔记》第66页），但这里最重要的是遗传和记忆的关系问题。

首先他认为达尔文所谓的“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也就是：自然在生物偶然——或出于幸运——发生的细微的变异中进行选择）之说，只是指明了生物进行中的一个现象，而对变异之所以发生的原因，或变异的基础根本未作任何说明。“达尔文理论的不足之处似乎在于……缺乏一种能够形成和引导使时间可以加以积累的变异的动力。”<sup>③</sup>或者，用典型的巴特勒的刻薄口气来说，如果有人问达尔文的发现是什么，他便只能回答说：“我们全都同意不断积累的变异所以会发生的原因正是——变异。”<sup>④</sup>

巴特勒基本上承袭了拉马克的观点，认为物种的起源不可能不牵涉“需要、信仰、智能和记忆”问题。拉马克明确提出进化的基础是“被

---

① 据《旧约·创世记》第十四章第十八节，撒冷王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其中并未提及他无父无母之事。在《笔记》中却有以“麦基洗德”为标题的一段话：“他是一个真正幸福的人。他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子孙后代。他是光棍儿的化身。他是天生的孤儿。”不知何所据。

② 巴特勒在《幸运还是机智？》一书中曾说过：“达尔文是‘幸运’的使徒，而他的祖父和拉马克却是‘机智’的使徒。”（见上引哈里斯书第153页）意思是，前者把进化的发生完全归之于偶然，而后者则认为决定于生物自身的要求。

③ 见巴特勒《生命与习惯》（伦敦，乔治纳森·凯普，1924年版）第261页。

④ 原见《幸运还是机智？》，转引自上引哈里斯书第157页。

生物本身的意志所激起的一种持续不断的努力或试探”<sup>①</sup>。巴特勒则认为“一切生长过程都不过是一个人在制作一件什么东西”<sup>②</sup>。而且毫不含糊地提出了生命不过是物质的一种属性的说法。他说：“生命不过是物质赖以进行记忆的一种属性。具有记忆能力的物质是活的物质，没有记忆能力的便是死的物质。”“因此，生命即是记忆。”<sup>③</sup>

但这些观点却是达尔文派所不能接受的，于是自然便形成了两派的敌对情绪。<sup>④</sup>可是，我们知道，《物种起源》出版后不久，达尔文学说立即震撼了整个英国社会，以致据说许多根本不知道进化论为何物的人也以在案头置有达尔文著作作为荣。这样一来，当然任何异议都变成了“正统达尔文派”所不能容忍的“邪说”。正是这种情况使得巴特勒不禁哀叹，达尔文学说又变成一种新的迷信了。因此，可以想象，在这种强大的势力面前，巴特勒派的进攻，完全和他对宗教的攻击一样，几乎又成了蜻蜓撼石柱的格局。巴特勒所以会说“我却是同时攻击了两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原因也正在此。

当然，关于物种起源，生物进化过程等等尚有许多问题须待进一步研究，至今也仍是许多科学家研究的课题。巴特勒的论点究竟正确与否，或其正确程度如何，目前似尚无定论。但是，随便翻翻他的那几部科学著作我们便会发现，他所提出的一切论点显然绝非主观臆测的空论，而的确是经过广泛研究前人成果，严肃认真的探索和反复深思的结果。

### 三

巴特勒这位被一般公认的科学家、小说作家、哲学家和艺术评论家，真称得上是多才多艺。青年时期他曾自学绘画，他的反映童年的痛苦回忆的《家庭祈祷》和他的最重要的一幅油画作品《希瑟利先生的假日》至今犹存于国立英国艺术馆中，而且当他在世时他的绘画就曾在英国皇家学院展出过。但不久，他却发现自己实际“并无真正绘画才

---

① 转引自上引哈里斯书第142页。

② 见《生命与习惯》第256页。

③ 同上，第399、300页。

④ 参看本书所附《塞缪尔·巴特勒》一文第21页。

能”，而放弃此道。其后他还曾从事音乐研究和创作，并写出了一些供钢琴演奏的曲子，但到最后他终于承认，对于音乐，自己至多只能成为一个业余爱好者而已。

巴特勒除那些科学论著和下面还将谈到的文学作品之外，还写过大量有关宗教、伦理、人生、艺术等等的论文和小册子。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题为《细密审查四福音书所获关于耶稣基督复活问题的证据》(1865)的小册子和《美丽的海港》(*The Fair Haven*, 1873)一书。前者实际便是《众生之路》第五十九章中欧内斯特和铁壶匠肖先生关于耶稣复活问题的一段谈话的事实依据。《美丽的海港》最初假托为一位约翰·皮卡德·欧文先生所写，书中恶意地用许多极其荒唐的论据证明《圣经》中所讲种种奇迹完全真实可信。然而，可笑的是，该书出版后，那些真正愚不可及的教士竟全然信以为真，把它看作是一本重要的护教作品了！<sup>①</sup>当然，可以想象这本书的真相被揭穿后，它也就必然成了教会对巴特勒恨之入骨，把他视为眼中钉的一个重要根源。他的一部游记体的作品《阿尔卑斯和圣地》，实际也以大量篇幅讨论了各种他所感兴趣的问题。

此外，巴特勒还写过三部《美国百科全书》称之为“文学侦探”的作品：《荷马的幽默》(*The Humour of Homer*, 1892)、《奥德赛故事出自德拉巴尼说》(*On the Trapanese Origin of the Odyssey*, 1893)和《〈奥德赛〉的女作者》(*The Authoress Of the Odyssey*, 1897)。

在上述第一部作品中，他力图证实《伊利亚特》为一特洛伊人所写，目的是为了替特洛伊赢得广泛同情。第二部以大量事实说明《奥德赛》故事原来必是以西西里岛西北端的一海港德拉巴尼作为背景，而且论定所谓奥德赛海上航程不过只是绕着西西里岛环行一周而已。不论如何，我们必须看到这些结论确为巴特勒曾亲自进行大量实地考察的结果。<sup>②</sup>更有趣的是，在第三部作品中，他提出了一个乍一听实让人感

---

① 天下事真是无独有偶。这件事使我们不能不想到，十多年后詹姆斯·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出版后，其中一两万字的一大段荒唐之极的宣讲词也引起了完全不同的误会。请参看该书《译后记》。

② 据说由于巴特勒生前几乎每年必到意大利旅游和考察，意大利人倒对他十分熟悉，因而在西西里至今尚保留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塞缪尔·巴特勒大道”(Via Samuele Butler)。关于这一情况，萧伯纳在《巴巴拉少校·前言》中不禁感伤地说，如果一个英国人见到这条街名，他或者会问“塞缪尔·巴特勒是干什么的”？或者会奇怪“西西里人干吗要纪念《胡底布拉斯》的作者呢”？

到新奇的论点：他认为《奥德赛》史诗必出自一位女作家之手。

巴特勒的论据是：《奥德赛》作者如果系男性，则他绝不可能对农事和航海活动如此糊涂无知。例如：船只被描写为两端均有舵，小羊羔只需依靠挤过奶的母羊一日两次喂奶便可存活，以及武士们全都先饱餐一顿然后立即开始比武等等，而对一切家务活计却无不了如指掌。此一论证是否符合事实姑且不论，但这么多疑点在巴特勒之前竟似无一人略加怀疑，仅此一端，已足见巴特勒思想之细密，感觉之敏锐，设想之大胆实为常人所不及。

另外，巴特勒还用散文形式翻译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书。一般认为确为较出色的译本。

#### 四

文学史家把巴特勒称作继斯威夫特之后英国最重要的一位讽刺作家。一九七四年版《新大英百科全书》称他是英国“最富有独创性和涉及面最广的作家之一”。萧伯纳说他“在他的本行内（in his own department）是十九世纪后半期英国最伟大的作家”<sup>①</sup>，这里所谓“本行”，有人认为即指讽刺文学而言。他的第一部作品《埃瑞璜》（1872）便是一部寓言性质的讽刺作品，并被普遍认为是继《格列佛游记》之后的另一部伟大杰作。（这也是唯一一部曾给他带来“六十九镑三先令十便士”经济利益的作品。）

“埃瑞璜”这个名称是英语 nowhere（乌有之处或乌有乡）的倒写。埃瑞璜的地理特点差不多完全取材于他所十分熟悉的新西兰山区和北部意大利地区，因而该书在此一方面描绘之生动与真实一直为人所称颂。而所谓的埃瑞璜之国则完全是被颠倒和加以夸张的英国社会。在这里巴特勒把各种各样早已被英国传统所接受的概念完全颠倒过来，把许多大家视为当然的事彻底翻开，然后从一个别开生面的角度来加以研

---

① 见萧伯纳《巴巴拉少校·前言》中《圣安德鲁·安德谢夫的福音》一节倒数第二段。萧伯纳在这里还特别谈到，他自己曾在他的剧本中明显地采用了“巴特勒的一些无比清新、超脱和直透未来（future-piercing）的思想”，而剧本上演后，批评界立时叽叽喳喳，说来说去，竟始终不外在易卜生或尼采身上找出处，足见他的国人如此数典忘祖，实属可悲亦复可笑！

究。这样虽不免让人觉得荒唐，而它对现实生活却包含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埃瑞璜，肉体上的病痛或不健康状况被看作是应该受到惩罚的罪行，而不道德和犯罪行为却被认为不过是一些应受到普遍同情的疾病。例如书中有一段，描写法院审判一个“肺病罪犯”的情景：法官在代替“罪犯”讲出了一大堆他可以用来推卸自己对患肺病应负责任的种种理由之后，却说：“我的回答是，不管你现在成了痼病鬼是不是你的过错，这却是在你身上发生的一种错误，而保护共和国的利益使它不受这种错误的损害乃是本法官的责任所在。你也许会说，是你的不幸导致了你的犯罪行为。我认为你的不幸**就是**你的罪行！”这是多么一针见血、令人欲哭无泪的辛辣讽刺啊！

书中还有实指英国教会的所谓“音乐银行”，这家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尽管谁都知道一文不值，却无人不公开表示赞美。这里的大学主要研究“假设学”，并设有许多专门课程，教学生如何作出全然空洞无物的长篇大论等等，所有这些，显然都绝不是无的放矢之论。

和该书密切相关的还有一部《重访埃瑞璜》（1901）。这是他最后的一部作品，书中描写二十年后原来发现那个国土的希格斯带着他的儿子重访该国的情况。但是，“事实上，《埃瑞璜》可说是一连串新发现的记录，而《重访埃瑞璜》则不过是试图使那些发现进一步永久化，完全失去了原来的新奇感”<sup>①</sup>。而且在这本书里，巴特勒不仅是重回埃瑞璜，而且是重回到他似乎一直十分感兴趣的耶稣复活问题上去。

当然，巴特勒最重要的作品，还应是我们下面将要谈到的《众生之路》。

## 五

巴特勒生于一八三五年，死于一九〇二年。关于他的生平，在《众生之路》这部有人称作“精神自传”体小说中已有十分详尽的描述。书中欧内斯特的经历可说是他本人幼年和早年生活的真实记录，书中爱德华·奥佛顿的思想实际上代表了较成熟的巴特勒本人的思想。当然，许多人名、地名在小说中都已改换过：他的出生地是英国诺丁汉的

---

<sup>①</sup> 见上引哈里斯书第89页。

兰加教区，父亲是托马斯·巴特勒牧师，祖父塞缪尔·巴特勒博士在一七九八年到一八三六年间，一直是巴特勒幼年曾就读的施鲁斯伯里学校（即书中的鲁夫镇学校）的校长，后来便做了利奇菲尔德的主教。另外，有几个重要情节也并不完全一致。首先，巴特勒自己并未进过监狱（书中这样安排自是表现主人公思想转变过程所必需），而他本人的五年新西兰生活，书中却未有任何反映。事实上，他于一八六四年卖掉牧场，赚得较大一笔钱，重回伦敦，在克里福德旅社租下一套房，一直到死便住在那里，而且始终过着十分孤独的清苦生活。其次，巴特勒一生从未结过婚，所以欧内斯特和使女艾伦违法结合一段，一直到后来在船户家寄养幼儿等等当然都不能看作是作者的自述。一八七一年，巴特勒在希瑟利艺术会结识了一位法国妇女伊莱扎·玛丽·安·萨维奇小姐，曾和她暧昧来往达十六年之久（但直到萨维奇去世前四年，巴特勒一直没有向她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而在书中她却变成了欧内斯特的姑姑阿丽西亚。还有便是，巴特勒实际上有两个妹妹，而在书中却合为夏洛特一人了。此外，书中所述从老庞蒂费克斯直到欧内斯特前后四代人的经历，差不多都和巴特勒自己的身世基本吻合。<sup>①</sup>

这位萨维奇小姐，这里还必须说明，对巴特勒来说，确是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对巴特勒的创作生涯曾产生过极大的影响。首先，《众生之路》一书便完全是在她的建议和督促下写成的。尤为重要的是，从现存的她和巴特勒之间的来往信件看，《众生之路》在写作过程中，每成一章都曾先交她阅读，写完后，他又一直是在她的协助下逐章进行修改。据说她所提意见充满了惊人的“智慧和独创性”，以致巴特勒的好友和传记作者费斯廷·琼斯竟认为“萨维奇小姐是要在巴特勒这个信箱里寄出她自己的文学声誉……”<sup>②</sup>但她并不像书中的阿丽西亚那么漂亮、温柔，“她腿有些瘸，相貌平常，而且差不多已近中年了。但她对巴特勒确属爱之至深”<sup>③</sup>。当她于一八八五年去世之后，巴

---

① 据说，在《众生之路》写完后，巴特勒看到了他祖父遗留下的许多信件，为自己在书中对他的形象（即书中的乔治·庞蒂费克斯）刻画有颇多歪曲之处而深感不安。为了弥补这一过失，他特意以那些书信为基础编出了他祖父的“生平 and 书信”。参看上引坎南书第130页。

② 见上引哈里斯书，第216—217页。

③ 见1980年版《美国百科全书》巴特勒条目下。

特勒便对《众生之路》一书从此搁笔，<sup>①</sup> 她的死对巴特勒的打击之重可以想见。

除家庭成员外，书中其他一些较重要的人物，如斯金纳博士、普赖尔副牧师（包括他的骗钱行为）甚至贾普大娘，据考证都实有其人，这里不一一介绍了。书中所附家人之间的来往信件，据说也多是一字不易地抄录旧信。

《众生之路》开始写作于一八七三年，到一八八五年前后共经历十多年之久。这无疑是塞缪尔·巴特勒的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从中（当然还应辅之以本文曾多次引用的他的《笔记》）我们差不多已能清楚地看出巴特勒的全部思想情况。英国文学史家 J. I. M. 斯图尔特把它与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和亨利·菲尔丁的《约瑟夫·安德鲁斯》并称为“英国小说史中的里程碑”，并指出《画像》和《众生之路》的主题十分相似，同是表现“一个真正具有反抗精神的青年和自己的家庭及社会背景之间的冲突”<sup>②</sup>。

许多研究者提到，巴特勒希望通过《众生之路》来反映他的“生命即记忆”的进化论观点，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否则，全书既以欧内斯特为主，却花费那么多篇幅来描写他的祖父以及曾祖父的性格特征等等，就未免显得多余。<sup>③</sup> 按现在的安排，作者显然是要让我们看到，比如像欧内斯特为什么会那么热衷于木工活儿，那样天生对音乐感兴趣，以及他的基本性格特点的形成等等，实有其遗传上的根据。另外，如书中多次提到孩子生长不易，反复强调孩子是自己在那里生长，而且生长需要花费精力<sup>④</sup> 等等，当然也完全是他的那种理论的反映。但是，应当看到，该书所反映的更为重大得多的社会主题却已使那些理论黯然失色，几乎不再为一般读者所注意。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书中的人物性格逐渐形成后，巴特勒本人便显然对他们失去了控制。（而他们对他的那些科学理论当然绝无兴趣。）何况他要在小说中进行的战斗是那样激烈，也有点无暇去认真考虑他的进化论了。

---

① 《美国百科全书》认为，该书仅前三分之一部分经过修改和润色，读来显然胜过其余部分。

② 见 J. I. M. 斯图尔特《现代八作家》（1963 年牛津版）第 444 页。

③ 更不用说书中有些地方（如第 343—344 页）直接宣扬了他的这种理论。

④ 在《笔记》中，巴特勒更明确提出：“因此，母体子宫中的胎儿自己也完全知道如何生长，而且也只是因为他自己要生长，所以才慢慢成长起来……”见《笔记》第 53 页。

该书的中心思想究竟是什么，过去的研究者有种种说法，吉尔伯特·坎南认为：“《众生之路》的主题表现了在英国教会——在那经过亚当斯牧师和特鲁里伯牧师<sup>①</sup>时代之后已重新恢复力量，因而自认为有功于英国人民的高尚繁荣的英国教会——阴影下的父母和儿女的关系。”<sup>②</sup>对这一说法，哈里斯也明确表示同意。<sup>③</sup>另外，一九七四年版《新大英百科全书》则认为：“这部大部分属于自传性质的小说，以其不留情面的讥讽和现实主义，不带个人感情地讲述了巴特勒如何从他家庭的那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中终于逃脱出来的故事。”哈里斯也说道：“它是对那个时代的许多错误做法的毫不留情的揭露，尤其是直接对，在一个褊狭的福音教会家庭中，经常包围着儿童生活的那种残酷和丑恶的行径进行揭露。”<sup>④</sup>

这些说法都有其一定的道理。小说主要写了欧内斯特和他的父母之间的矛盾，写他最后如何终于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摆脱了那个家庭的控制，这是不成问题的。但仅是这样说无疑有些缩小了原作的意义。我们必须看到，巴特勒在这里通过儿子和父母之间的矛盾所表现并加以攻击的，是被多年的旧传统教养得愚昧无知、思想僵化、伪善、顽固的一代人（主要以传教士为代表），现在极力要一仍旧贯对下一代人如法炮制，力图使这种愚昧、无知、思想僵化、伪善和顽固传之万代而不衰的可悲观像<sup>⑤</sup>。作者通过欧内斯特的、也就是他自己的遭遇，以其深刻入微的观察和诙谐幽默的笔法毫不留情地对这一现象进行揭露，目的主要是唤醒他的国人，让他们从那种糊涂状态中清醒过来，彻底摆脱一切旧思想的枷锁，完全像一个真正的活人一样，对一切问题运用自己的智力来进行思考，以求得个人和整个人类的真正幸福。<sup>⑥</sup>

因为不管，如萧伯纳所说，巴特勒的父母如何可厌<sup>⑦</sup>，我们也绝不

---

① 英国作家菲尔丁的《约瑟夫·安德鲁斯》中的两人物。亚当斯为一典型十八世纪头脑简单的乡村教士，特鲁里伯则为一十分可厌、无知而又无比专横的牧师代表。

② 见上引坎南书第108页。

③ 同上，第217页。

④ 同上，第242—243页。

⑤ 《美国百科全书》巴特勒条，第一句便肯定他“攻击了维多利亚时期的沾沾自喜、伪善和愚昧”。

⑥ 从本书中不难看出，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任何只要能给人带来丝毫乐趣的一切，都被看成了罪恶活动。本书第二十二章中欧内斯特兄妹们过礼拜日的情景，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⑦ 见本书所附《塞缪尔·巴特勒》一文第19页。

能设想全书数十万言，作者不过是在那里发泄自己对父母的私愤。书中欧内斯特确曾不止一次说过，他的父母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大的仇敌，但这个我们只能看作是新一代对旧传统发出的反抗的呼声。因为，首先，巴特勒不论在《众生之路》中还是在《笔记》中都曾多次表示，他知道他的父母对他完全是好心，他们也不过是那个他恨入之骨的旧传统的牺牲品。

这些人多么可怜啊！他们尽力不让自己知道他们对人世的一切是多么无知，都把这个叫作修行向善，同时对一切可能给他们惹麻烦的事全都闭眼不看。等到他们生下一个儿子，只要情况许可，他们也尽可能永远让他把眼睛闭上。**谁又能责怪他们呢？**对于不论是他们做过或没做过的一切事，他们都有某章某节可做依据，没有任何人比牧师和牧师太太更急于在前人中寻找榜样的了。他们和他们的邻人不论在哪一方面又有什么不同？从英格兰的这一头到那一头，一切较好的牧师家庭和他们的家庭又有什么两样呢？在全世界那么多人中这个西罗亚之塔为什么专要倒在他们的头上？

当然该受到轻视的是那西罗亚之塔，而不是站在塔下面的人们，毛病出在那个制度上，而不是生活其中的人。只要西奥博尔德和他的太太对于人的世界和人世的一切了解得稍多一些，那他们也就不会再去伤害任何人了。<sup>①</sup>

这里已经讲得再清楚不过了。其次，如把那类话单纯看作是巴特勒对他父母的诅咒，那和他在书中所宣扬的“绅士”风度，也是完全不相容的。

书中有不少地方似乎全面否定了大学教育和家庭制度。这方面的议论，《笔记》中也屡见不鲜，而且有些甚至还显得更为偏激。他认为大学的唯一作用，甚至可说唯一目的是摧残人的才能，使它不可能有一丝发展机会。至于家庭，他“相信产生人类不幸的最大的根源莫过于此”，他认为家庭是“把一些不能自然地彼此和睦相处的人，人为地勉强捏在一起。这种恶作剧在低下阶级中还显得不那么严重，而在中上等

---

① 见正文第 270—271 页。

阶级中，每天就有大批的人因此遭到了杀害”<sup>①</sup>。这样说来，家庭简直成了杀人机构了。

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认为巴特勒对任何大学教育和家庭制度一概否定。在他的《笔记》的“《重访埃瑞璜》素材”部分中，他曾讲到在埃瑞璜，“有那么一位教授，因为在压制任何种类的独创性方面没有任何一个活着的人能和他相比，而被视为无上奇才”。而且按这位教授的意见：“我们的任务绝不是帮助学生自己去思考问题——千真万确，任何一个真正关心学生利益的教授连想也不应该那样想，我们的任务是让他们完全跟我们一样思想，或至少是按照我们有时感到不得不说我们在思想的思想方式去思想。”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所攻击和反对的不过是当时以教士主校、把神学当作主要课程的教育制度，而在那种制度下，教育便只能是压制独创性、摧残人的才能的工具，只能让学生“失去了更易于自己谋生的能力”而已。

至于家庭，由于《众生之路》全书的中心内容便是通过他所亲身经历和亲见的那种家庭来对整个社会进行控诉和攻击，出现那样一些过激的言辞自然是不足为怪的。<sup>②</sup>同时，这种不正常的家庭关系实际上也正是那种以伪善、欺骗、顽固为生活基础的不正常社会的必然产物。

总而言之，《众生之路》的出版本身便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论从思想内容或从艺术实践方面来讲，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思想方面讲，他不屑于追随当时的那种“绝不更深地涉及现实生活问题，毫无棱角，专以猎奇寻艳为事”的老路，却冒天下之大不韪，抓住在当时来说，对整个国家民族为害最烈的问题，毫不畏惧地向它展开了攻击，这里真正表现了一位伟大思想家的超人胆识。在艺术实践方面，他彻底抛弃了以曲折的故事和传奇般虚构情节取胜<sup>③</sup>的旧传统，完全走了一条以现实为蓝本<sup>④</sup>，仅仅依靠展示出自己的深刻细致、入木三分的观察和利用诙谐幽默的讽刺笔法以点缀成文的新路。例如，书中说欧内

---

① 见《笔记》第31页。

② 书中对家庭的攻击最为过火的，恐应算是第104页讲到所谓“复合动物”的那一段。

③ 《众生之路》的全部故事简直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一个天生聪明、多才多艺的孩子在“严父慈母”的管教下，硬给“教育”成人事不知、善恶不分、最后连娼妓和良家妇女都无能分辨的糊涂虫了。

④ 巴特勒非常明确地说：“小说中所记都是我亲眼所见实际发生过的事，并非虚构情节。”见《笔记》第377页。